禮記章句

禮記章句卷二十三　　　　船山遺書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祭法

法制也此篇備記天神地祇人鬼大中小之祀典而推其所自立皆因其德之所及報之所稱而高不可抑卑不可抗興不可損廢不可益四代三王天子諸侯大夫士各稱其分義以爲秩序幽明之禮一循其自然之法制而非先王之以其意爲之也凡七章

祭法

統一篇而目言之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契私列反

郊禘祖宗皆王者尊祖之大典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遠祖有天下者於太廟而以其祖配焉蓋古之王者皆出於上古有天下者之苗裔德衰命改降爲諸侯固未絕其統祀後世復興起陟天位必推本所自出之帝以昭大統之所從繫所謂德厚者其流光也郊者祀帝於郊而以祖配之也古之有天下者雖德衰命革而統祀不絕逮其復振則必有有德有功者或爲天子或爲諸

侯而再興焉後世王者因之以有天下則尊其再興然

國者以配天於郊昭天統之所自出也祖者開國受命

百世不遷之祖立太廟以祀之者也宗者有元德顯功

嗣先新命而始有天下則亦爲百世不祧之宗與祖並

建而立世室以祀之者也帝堯出於黃帝其後昌意降

於若水而顓頊再興嚳又承之堯定摯亂而立陶唐氏

虞受堯禪異於三代之家天下後不以傳其子前不私

尊其親故雖出自虞幕非黃帝之苗裔而一修陶唐氏

之祀典宗堯而郊禘與祖皆堯之先焉禹受舜禪而其

世系本與堯同故因虞以承黃帝顓頊之緒特以鯀始

受崇伯之命建國垂統故配祀於郊而宗禹則啟以後家天下之法也殷出於契周出於稷稷契皆帝嚳十世後之子孫故禘同而郊與祖宗各奉其親示革命焉冥契六世孫也殷人祖遠而郊近周人祖近而郊遠殷法虞夏而周以郊尊而祖親尊遠親近義又別焉至其以再興受命而始有天下者爲不祧之宗則三代之制一也

右第一章　此章言四代尊祖之祭法大祀之首也按郊禘之說自漢以降雜說繁興考之五經參之義理惟王肅之說爲近正故宗其論議而折衷之鄭元與讖緯

之言妖妄而誣孔穎達守陋保殘其固甚矣至有虞氏所自出自司馬遷以來皆謂其與堯禹同出黃帝而世次淩越且使舜有妻祖姑之疑惟宋末羅泌氏詳考而訂刖之乃得折數千年之妄其稷契為帝嚳十世以後之子孫而姜嫄非帝嚳之妃則鄭元已詳記之末儒特未之審察爾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折蓋坎字之誤傳寫相近而失之音苦感反

燔燎玉帛也柴置牲體於積薪而焚之也泰大也壇築土為燔柴之塲也祭天郊祀上帝及六宗之陽祀也玉

帛曰瘞牲體曰埋坎掘地爲坎以瘞埋也祭地祭社祭方及六宗之陰祀用騂犢者周人所尙或特牛或大牢皆用騂色之犢子也此統言祭天神地祇之通禮以明羣祀陰陽類别之異後儒不察或引緯書妄立淫黷之祀又或誤讀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圜丘降天神夏日至方澤出地示之文不得其解遂以泰折爲方澤而啟後世兹建北郊以與南郊相亢之禮不知天體同而地體異不容於一邱一澤嘗祀大塊且王者配天而爲天子德在統天若九州萬國則諸侯各君其地爲山川之主而非王者之所獨擅乃徒亢地於天亂陰陽夷崇卑其

教下沿至於女抗男厚利薄德人道圯壞其爲世害固非淺鮮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少詩照反此書所謂六宗之祀也六宗之牲皆少牢或埋或燎之異耳泰昭壇名時四時之神也祭時而埋者以四時之氣出入地中故就其所發而求之於陰也相近當依孔叢子作祖迎祖送也祖寒則迎暑祖暑則迎寒暑於壇寒於坎茲時舉祭其祭之處立壇而又作坎也王君也大也王宮朝日之壇日者衆陽之宗稱王尊之也夜明

者夕月之坎也祭日以春分之旦祭月以秋分之夕幽宗祭星之壇宗或作禜爲營域以祈禳也一說宗之爲言尊也義亦通幽者星見於夜幽乃明也其祭以槱燎雩宗雩壇也祭水旱者不必水旱已至當夏正四月龍見之時預祈一歲之豐也

四坎壇祭四方也

方望之祀也四方各一坎以祭川一壇以祭山所謂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也此上皆專言天子之祀與諸侯則否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

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見賢遍反

此名山大川之特祀也爲風雨者風雨之所自起也怪非常也謂出光景產珍奇非可情理測度者神者天之精陰陽之良能也而名山大川以高深奧博能災天之精氣而發見之故必有神存焉以功被於人而爲人所景仰則在所必敬矣百神謂徧名山大川而祀之也亡其地者或素非其封內或故有而見削奪也

右第二章　此章記祭天神地祇之法

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

人之與物皆受天地之命以生天地無心而物各自得命無異也乃自人之生而人道立則以人道紹天道而異於草木之無知禽蟲之無恆故惟人能自立命而神之存於精氣者獨立於天地之間而與天通理是故萬物之死氣上升精下降折絕而失其合體不能自成以有所歸惟人之死則魂升魄降而神未頓失其故依於陰陽之良能以為歸斯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形氣雖亡而神有所歸則可以孝子慈孫誠敬惻怛之心合漠而致之是以尊祖祀先之禮行焉五代聖人所不能變也五代者黃帝一唐虞二夏三商四周五然則七廟之

制其始於黃帝與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更古行反

七代兼顓頊嚳而言謂四代禘郊祖宗所進退也其餘謂下文王立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之制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有王謂天下奉一王之法也侯曰國大夫之采地曰都士之食邑曰邑祧世室爲祧廟之主所藏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親疏猶言疏密或月祭或享嘗或禱也多少自七至一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遠于願反

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王皇顯皆大也殊其稱爾祖考始祖始受命者也二祧者自五廟而外爲世室二以祀百世不毀之宗其後自顯祖以上遷廟之主皆祧而以其昭穆藏於二室故謂之祧享嘗者四時之祭乃止不月祭也去祧者謂自二世室以外顯考以上之五世祖遷廟而藏主於祧者去壇則其七

世祖也二者主皆藏於祧有禱則奉於壇墠而祭之於
七世祖之已遷者禱亦不及以鬼神事之惟禘祫則迎
其主入於太廟而合食之耳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
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
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
祖考始封之君諸侯不立世室雖有功德不能祀及百
世其祧廟之主則藏於祖考廟聘禮所謂先君之祧是
已鬼亦七世以上藏主於大廟祫則合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

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享嘗乃止大夫雖於其考不得月祭也大夫以能受爵官不世無受命之祖所謂祖考者謂貴戚之卿其先出於諸侯之子也壇而不墠祖考尊不敢墠之也爲壇者祭則築之已事毀也大夫二壇之主藏於皇考廟去壇則瘞之大夫不得祫祭去壇之鬼則不祀之矣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都歷反顯本皇字之誤

適士上士自適士以下至於庶人繼考以降親未盡服未絕雖無廟壇而謂之鬼主皆不毀以時薦之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官師中士下士有官職而未受命者士生則父子同宫没則同廟合而祀之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庶士府史之屬無廟奉主於寢薦而不祭亦可及四世也夫一本之義慈孝之情無貴賤一也而因位之尊卑或奉其遠祖而不憂其不格或無廟以祭而不悼其已疏豈天性之親以人爵爲隆替乎蓋天之命人有賢有不肖有貴有賤其理一也故聖人之大寳曰位天之所命非人之所能爲也受命於天而鬼神受職則位崇者

其精氣及遠而分卑者不足以流光取精用物魂氣各肖其生而尊卑之分出於人心大同之公義自然以其各得者爲安故雖庸主可以奉七廟之神而匹夫雖有聖德不得過崇其所親知此者可以知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之大用一出於自然而不可以私意亂之

右第三章　此章記宗廟之法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爲于僞反大他蓋反

羣衆有之稱羣姓謂畿內萬民社者后土之祭也大社

在王宮庫門內右封土爲壇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黑土上冒以黃土樹其四圍不屋以受天氣與稷同壇而異壇配以句龍王社在藉田內諸侯受封則天子各以其所封之方取大社四色之土隨方而賜之包以白茅歸而聚土封之爲壇於公宮之右爲國社其侯社則亦在諸侯藉田內大夫以下雖食邑而不得專其土則各就所居合百家而封土爲壇以祭謂置建也君命之乃建之也民非土不立故皆有祈報之事而土地廣博無所施敬故封之樹之以爲人神之依天尊地卑尊者獨而卑者同天氣運而合地道靜而分故惟天子爲能

統天以祀帝而地則自諸侯達於庶人居焉食焉者各得於其所分之域而致敬焉王侯雖爲天下一國之主而各有其圻服亦各有其宮室土田故旣爲其圻服之民祀之而亦必自祀之則后土無統同之祭褻而不尊人得分祀審矣後世不察躋后土以擬皇天而於社之外又建北郊其違禮亂經以汨高卑之常惟不明於先王之道爾又況女主之合祀以褻天者哉

右第四章　此章記祭社之法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

竈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
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爲于僞反適都歷反
司命主人物生養之神中霤室神也上古穴處當穴之
中爲竅以受日光達煙火雨霤而下掘窪以承之後世
則祀室神於西北隅而不易其名不忘始也門都城門
羣姓所出入行大道羣姓所往來也故皆曰國王侯所
自立則宮門及門外道曰門曰行而已不言國也祀行
者築土爲軷壤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上厲司殺
罰之神王侯專殺罰大夫奉命司殺罰故祀之族謂其

邑衆也戶室戶庶士庶人不爲祟門但室有戶而已月令五祀門戶井竈中霤自大夫達於天子舊說以爲殷禮而此所記者則周禮也

右第五章　此章記周改五祀之法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適都歷反）

言適者庶殤不祭也曾元皆逹也來者世數懸絕如來世也天子十五而娶周文武穆王皆享壽百年或有來孫之殤者故設其禮貴者世適雖逺而尊者必下祀之重正統也士庶人無統衰及其子而已庶人於祖考廟

而不祭此言祭者亦薦耳

右第六章　此章言祭殤之法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扶防無反施以豉反

五者祀異姓鬼神之法也法創制立教施被也勤事者王事及民事也定國撥亂反治也天禍曰菑水旱也人害曰患兵戎也此一節爲一章之張本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共九容反

厲山一曰烈山帝神農之子始國於厲鄉在今湖廣隨州農名柱官爲農主播百穀殖聚生之也衰謂季世周棄后稷也繼者變置柱更立稷也共工在太昊炎帝之閒霸者諸侯之長后土亦官名平治水土也爲稷爲社配食也言社稷之配皆因前五者之義而立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

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鄣之亮反共九容反契私列反去邱矩反

序星辰治厤也若衆使民知寒暑耕斂之節也賞均爵

賞平也刑法刑罰之典爲後世法也義終以天下爲公

故傳賢而不傳子終其世也衆事巡狩省方之事野死

出於傳聞說見檀弓鄣塞也鴻與洪通大也禹修鯀之

功則鯀之績特未成而未嘗無功矣正名百物者定姓

氏審器用也姓氏定則民明於倫器用審則財足共用

成行成也冥主治水勤其官治水之勞也水死未詳或

溺也自嚳以下皆四代帝王之所禘郊祖宗者其後雖

改姓易物更立其祀而以其旣嘗配天而爲一代之祖

後王必修其祀而不廢蓋其始之登於郊廟者子孫本因其功德之隆而推崇之初非以私其所親故垂之奕代而莫之能替故周雖未亡而記者可以知其必祀於後也不言稷者上已見矣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 夫防無反

及猶與也言天神地祇之祀亦以有功烈於民而報之而況於人鬼乎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族類也在著也總結上文言先王祀典已定後世不得

而擅增淫祀

右第七章　此章記羣祀之法

禮記章句卷二十三終

衡陽王夫之譔

祭義

義者禮之所自立也先王制禮皆因天理人情事宜物變而生各有其義存焉而不可易戴氏得古儀禮十七篇祭禮凡三篇蓋大夫士之禮天子諸侯禘祫享嘗之儀雖不傳而散見雜出當時猶有可徵者其義亦可類推而見故爲推明所出之精意旁引舊文以成此篇與冠婚鄉射之義並爲釋經之書用詔學者乃以禮莫重於祭祀故不與冠義諸篇同附記末而獨與祭法祭統

類序於此凡二十四章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數所角反

舉事而不待情之巳動則敬不足以及物廢其事而不接於耳目則情散解而漸忘之矣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禘或當爲礿殷禮也周則春祀曰祠不言夏禴冬烝者時享以春秋爲重祫禘於此舉行也天子諸侯有月祭

然禮不備非正祭也悽愴之心以悲往肅殺之感也怵
惕之心以迎來生氣之動也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文必稱其情而心乃安也嘗無樂者牲嘗也大嘗而祫
則亦有樂
右第一章　此章言時享之義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 齊側皆反 散蘇亶反
致齊合主祭助祭者而居於齊宮散齊各就其室而還
坐也散齊七日後近祭三日乃致齊齊宮在廟門內故
曰內凡齊之事不飲酒不茹葷不御於內以清其神不

弔死問疾不聽樂不涖刑名以壹其志天子日食大牢玉食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必新殺者以盛其氣神志壹而氣盛乃以接鬼神之神而守其志此心理之同而幽明之合非僅以告虔也

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齊側皆反樂魚敎反爲于僞反

齊謂致齊居處動止之容志者心所期意者念所向所樂樂爲之事所嗜喜食之味齊三日者三日之後也所爲齊者所祭者也見其所爲齊者詳下文詩之所謂思成也人之沒也形陰於土氣散於空而神志之返於

者寓於兩間之氣以不喪其理故從其情志所專壹者
而以情志通之則理同而類應盖惟孝子慈孫本自祖
考而來則感召以其所本合之氣而自通此皆理氣之
固然非若異端之所謂觀者以妄想强合非類而謂一
切惟心之徒以惑世而誣民也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
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還似宣反
入室始祭奠告時僾然髣髴貌周還出戶迎尸薦設出
入不一也肅然森動貌出戶而聽尸謖陽厭闔戶時愾
然歎聲祭畢神將返故如聞其歎息也齊之日既已齊

壹其心以思慕之而祭之日又盡其誠慤則其聞見之閒有如此者而後孝子之祭爲不虛矣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夫防無反養餘亮反

是故承上文而言所以能見能聞之故也致盡也存恆在心也慤愛之專也著見不昧也弗辱不敢輕也言君子之於其親存沒一致恆存於心故孫是以起敬而見聞不爽如遇其素若其心與親離則雖專壹志意以臨齊祭而恍惚無據志氣必懈於以求須臾之敬亦不可

得而況褻其臧乎下章所謂孝子爲能饗親蓋此意

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

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防無反

不用不以舉他事夫日猶言是日不敢不暇及也私生

人一己之事也孝子之心無日忘親而於忌日爲尤至

以喪禮居之沒身而後已蓋其哀慕著存在於心者不

可見而於此日徵之爾

右第二章　此章言致齊之義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聖人有聖德而爲天子者饗酬酢致敬之義聖人顧諟天命孝子終身慕親心理不昧故起敬而無不孚也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鄉許亮反

鄉謂志氣合壹而篤念不忘也

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

怍疑沮貌著存不忘則隨所依而確見之不以生死之異祖孫之別疑非是而意沮也

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相息亮反

繼牲迎牲入也盎盎齊君出迎牲夫人酌盎齊亞獻在始祭時君獻尸尸入而酌獻周禮所謂朝踐也薦豆者薦朝事之豆籩也齊齊一也愉愉和也勿勿旌旂下垂颭動之貌以喻慤切也欲饗之欲其來饗也君臣夫婦齊一和輯以致其敬忠而唯恐其不饗所謂鄉之也此專就諸侯時饗之禮而言以明唯孝子能饗親之意而上自天子下達於士之以孝饗其親者皆可見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事死如生繼志述事不忝所生也思死者如不欲生終

身哀慕也忌日必哀銜恤以居也稱諱如見親人或觸犯瞿然怵惕也文王之素不忘其親也如此其摯而於嘗祭之日誠意惻怛如見親所嗜而欲饗之戀慕迫切如好色之誠則積孝通於神明而臨事尤爲加篤所謂

唯孝子爲能饗親也

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與以諸反樂盧各反

其文王與云者據義以贊之謂如下所云唯文王能之也明發自夕至明也二人父母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本

孝子相戒勉之辭而記者引之以爲唯文王足以當之也祭之明日謂繹也又從而思之所謂於彼於此而求之也祭祀成而思慕無已於繹而見其誠之至焉祭之日通正祭與繹而言樂者和以事親已至謂降神於尸哀者戀慕之情也繹思不忘而哀樂並至斯所爲有懷二人之實而文王之所以能饗其親也

右第三章　此章言郊廟祭饗之義自第三節以下皆申明孝子饗親之義而不復重明饗帝之旨蓋郊事上帝義理深遠而聖人之德達於天者乃窮本知化之大用有非可以輕言者然使明於孝子饗親之精意則饗

帝之理亦可得而推矣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奉芳勇反 趨七玉反 數所角反）

嘗秋祭奉持也薦俎也進其親謂未迎尸以前主人自與佐食舉鼎升俎而奠於神席也尸未至故斥言親夫子時爲下大夫用士禮慤樸誠無文貌謂手無容也趨趨行步狹數頻舉足亦不爲容也人子之對其親質樸而無容事死如事生故然

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濟子禮反下同）

子貢時與助祭故見而疑也濟濟盛貌漆漆堅莊貌無

者謂不爲是容也

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夫防無反下同

容言以爲容也遠謂志氣及廣遠以接賓也自反反而自矜飾也若猶與也志氣及衆而內顧欲不失己則志有所分而敬不壹不足以上交神明矣故正祭時不得爾也

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

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樂成之樂盧各反恍況廣反

反終也謂饋食之正禮終也樂成者酬酒行與賓樂其成事也薦俎賓俎百官助祭者序次序舉酬也神事已成餘敬及賓乃發意接衆而自矜飾其賓主之容焉初非以此容而事神也恍惚追於交神明之貌神人事異容亦變也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當丁浪反

時地異則義從言各隨其所當在學者之知所擇爾

右第四章　此章言祭祀容貌各别之意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比必至反

慮洽也比及也慮之豫則及時而物備

慮中以洽之

慮則一一則豫之本也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齊側皆反屬之欲反勝書蒸反與以諸反

脩加丹堊也設加塗塈也百物牲器衣服也洞洞深至屬屬相續皆言敬也如弗勝愼之至也如將失之誠之迫也皆言奉承而進之容也未事而慮中以慮之於豫臨事而篤敬以將之也恪非孝敬之至不能爾也

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薦俎執俎也百官執事者諭默相曉也以其恍惚者百官達孝子之心皆專意誠切以求神而事之再言庶或饗之者擬孝子情迫之辭孝子自盡其誠敬之至故不言之化乎於在廟助祭之人皆生起其嚴恭惻怛之心以佐祀事而志乃伸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慤誠實也信謂備物致恆必信諸心而無後悔焉追遠
廟中將事之容或者固有而不可名之辭上言慮物合
敬一本於孝子之心而所以使孝子之必如是其內外
交盡者則惟鬼神之德氣充理著實有相感之幾故承
事之下如親聽命皆其誠之不可揜者有以使之而非
孝子於理所本無之死而致生之此祭義所繇立也

右第五章　此章言孝子祭先之義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
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
絕於面孝子之祭也　齊側皆反

立之始即位於阼階也詘俯抑貌進之進而就几筵之閒也薦陳設也欲者欲其飲食之貌退而立暫退復位也徹而退祭事畢矣五者皆以敬為本而其敬生於天性之愛儼然若祖考之洋洋在上自然傳於容色者各中其節而非可以矜飾為也

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敖五到反而忘本也而字衍文

固彊立不順也疏不親也不愛無愛親之實也忘本謂忘其始志失之如不祭也誠慤不至無五者之容則雖

莊誠以涖之動無失禮豈非人子奉先之道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愛者心也和者氣也氣從心之愛而柔息靜而中泰斯和矣色面之光澤也氣和則神怡而榮血通暢光澤欣滿發於色矣容身容也氣和色愉則肌理諧舒筋骸柔浹而容無不婉矣此推孝子當親存而事親之容色以見事死如事生者自然以其真愛而發為至敬無固疏不愛敖忘之色而必不為嚴威儼恪之容也

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

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奉芳勇反爲之欲反勝書蒸反

執玉恭也奉盈慎也敬而加以恭慎之至則下氣柔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敬愛交至事死如事生之實也嚴威容氣盛也儼恪莊栗自持也成人謂先生長者自居之道二者雖亦敬之屬而非所以事親父在斯爲子雖成人而孺慕不可忘也

右第六章　此章言孝子承祭之容自敬而進之以愛其義益精爲人子者能以此自考則庶幾免陷於不孝子夏問孝而夫子荅之以色難無存沒一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

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長丁丈反為于偽反下同

道者人道天之所以立人者也有德者盡人道而通於天矣貴尊也貴貴尊有爵者人生於道而忠孝悌慈皆性之所固有故推其理以達之天下而貴德尊尊親親皆率此心而為之而天下大定矣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弟特計反

霸與伯通諸侯之長王制所謂州伯也近王近霸言推其教意於治天下之道則王者必受命於先王八州之侯必有伯以長之其義皆自此而立也有者尊而奉之之意因而弗改謂卽孝弟之理而推不待他求之也領統也統天下國家之治於一理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長丁丈反下同

立者立之以教民而身先之之謂長謂兄也孝弟之德統天下國家之治而孝弟之實則愛敬是已愛之推爲貴老慈幼以相親睦敬之推爲貴德貴貴敬長以成順

治皆立其本而教大備矣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錯倉故反

慈柔睦和孝之德也貴有親者以不遺親爲何也用命順受長上之命也親其親長其長人敦仁愛而無違逆之行則治達於天下矣

右第七章　此章承上二章祭祀愛敬之禮而推廣之見其道之大而爲治教之本雖未及於祭祀之義然王者崇祀宗廟乃雖天子必有父之實而敬愛交至則所謂廟中者天下之象亦於此可見矣其自第十二章以

下皆以反覆推明此章之理是爲祭義一篇之宗旨學
者宜勿忽焉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不敢哭自郊至於國中皆然合通國以致嚴父母之喪
且爲之奪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
大夫袒而毛牛尙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
退敬之至也 麗呂支反節首疑有闕文

祭宗廟之祭也穆謂尸也據主祭者而言孝子爲昭孫
爲尸則穆也荅對也君牽牲入自廟門尸在堂南面臨

之也序從序爵從君後卿大夫佐幣士奉芻鸞刀刀首有鈴封解牲體也碑在廟中庭麗當碑殺也膟膋血與腸間脂取以燔祭也退爓祭者以肉退就烹爓湯而獻也祭腥者或爓或腥合而祭也退謂堂事已終姑退以待饋於室也合君臣於廟中莫敢不躬親以致敬敬之至也王者合萬民之敬以事天合廟中之敬以事祖考分雖殊而理則一要其所以萃人心之渙而莫敢不敬者則惟仁人孝子之誠足以感之所以為能饗帝而饗親也

右第八章　此章各舉禮之一節以明祭郊祭廟之義

中閒疑有闕文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人物之生莫不受命於天而尊卑懸絕人不得而報之有天下者爲民物之主德天德位天位與天通理故得祀焉非天子之獨報之也所以廣爲民物報也然天體無方而化不息不可以一時一地求之唯其氣之運行往來於日見焉故以日爲主日之道北不至於天中而恆在人之南故郊於南冬至之日自南而北以漸向於人故迎日於返北之始而郊以日至乃日月雖有陰陽之分而月之爲陰天之陰也則自日而外可以通乎天

之化者莫如月是以王者之郊旣必以日至之月而抑
待月生明之後又必以朝以闇而爲日月麗乎天之時
此所謂配以月也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闇未明陽日中朝日始出祭日祭之日也及逮也謂雖
以日出而必及日未出之前也三代之郊各以其所尙
之色爲時而周祭以朝必及闇始事則主乎迎日而亦
不背月上言配以月者周禮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求
之陽又求之陰周道備矣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

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別皮列反

此言朝日夕月之禮也月主夜其用幽日主晝其用明明者施故其位上幽者受故其位下上下猶言高卑是以升於壇以祭日降於坎以祭月東壇在東郊祭者東面西壇在西郊祭者西面日月皆沒於西於東則迎而祭之內之也於西則祭而送之外之也端其位者出東生西之本位也月生於西者當朔之後見月於西方始生明也祭日於始出之方而日之見也終日樂陽之長也祭月於生明之方未幾而沒制陰之短也巡循也祭

於始出者循其始祭於初生明而旋沒者循其終益陰陽二氣本相得以成和而陽氣暄以昭陰氣淒以暗故萬物之和得之於日者多而得之於月者寡故先王祀之雖陰陽竝建而於東壇西坎制而別之示扶陽抑陰之義所以致天下之和也天下猶言兩間

右第九章　此章言郊天及朝日夕月定位制時之義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

天下之禮言禮之行於天下也致者推而行之也人心固有之德藏於中而推行之斯爲禮也反始謂萬物生於天人生於祖反而報之也鬼神者因於人物以屈信

往來莫之見聞而心自信其必有因承事之也和用謂物得和以生而成乎用如穀無菑害牲無疾癘則仁人孝子不忘其所自而用以薦其馨香也義者分之所得爲不敢廢所不得爲不敢黷也讓者歸德於尊親而推福以逮下也五者五禮之大綱而祭爲備之

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去邱據反奇居宜反

厚篤愛而不忘也尊上者形器爲下精理爲上通乎幽明之一致而人知精理之爲貴不滯乎形器以徇利欲

也物用物以相成用也民人也紀倫紀也致物而用之
以爲禮則人不擅物自私而親愛之道行人倫之紀立
矣上下不相悖逆下不悖上也去遠也奇不偶也謂乖
戾也邪不正也合五者以敎躬行而推以制爲典禮使
民行之則奇邪革心而民大定矣微鮮也

右第十章　此章言祭備禮之大義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

鬼神之德不可得而見聞故疑其有名而亡實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
至也

氣者生氣魄所乘以營於身而出加乎物者也魄者耳之聰目之明身之受觸內景而領物以爲覺者也盛者聚而成用則昌者盛大而成乎人理者也氣魄者生人之大用麗體以凝夫子以鬼神之德可以心喩而不能名言其實故就生人之氣魄而言之聚而盛則爲人當其未聚與其已散希微流動於天地之閒則謂之鬼神故即人而可以知鬼神矣然此自陰陽之既分者而言若陰陽之所自分則實一氣之屈伸而非有兩體伸而未有定體以向於長者爲氣屈而已有定體以向於消者爲魄是氣長而凝爲魄魄消而歸於氣氣魄之殊一

屈伸往來而已合鬼與神者謂合鬼神於人也人之所以生即鬼神之盛則體驗於身而鬼神在我矣故誠明而鬼神之理著仁孝而鬼神之幾通繇此以立教則窮本知化而教之密藏於是而極矣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陰於禁反

此言魄降於地而爲鬼也魂魄者陰陽之精也而魂依氣魄依形其盛也則合而爲生其衰也則離而各歸其故而鬼神分矣人之生也魄極於用用竭而敝敝而返故凡有生者必死死則其魄以土爲歸而爲土之精英

所謂本乎地者親下此之謂鬼也若夫骨肉者質極於陰爲水土之糟粕而非其精者則腐壞醜變爲野土而已不足以爲鬼也陰瞖也

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此言魂升於天而爲神也其氣卽神之盛者也盛極而衰衰而散及其死則離魄而返其故發揚於上所謂本乎天者親上也昭明始離乎形軀而返乎空曠又本爲陽之盛者得天而宣故流動於兩間而光景昭著也焄蒿輪屯不舍之貌久聚而盛雖散而不相舍故其象如

此悽愴肅然悲慼貌陰陽之氣合則和散則悲是以涼肅蕭瑟翔於空際此三者以狀神之質性而誠敬以事神必將感之而見其然也百物猶上言衆生精謂氣之純妙者著者存而不昧之意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人與鬼神之合因死生而分不可名之爲人亦不可名之爲鬼神故統之曰物精者人之所以爲人鬼神之所以爲鬼神也極法也明命正名之也古之聖人因其實有而制爲祭祀之禮以垂大法正天神地祇人鬼之號

使天下各修其祀事而百眾萬民雖不能知其所以然而莫不畏服則亦足以驗人心之同然爲天理之誠然者矣秦謂民曰黔首漢初猶仍之此蓋記者傳述而用當時之語緣飾之耳不可以此而疑其非夫子之言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制極命名祭祀雖設而禮不行於其間則不以事人者事鬼神理本一而二之矣宮室廟也宗百世不遷之宗祧遷廟之生也古始物所繇生之始也鬼神返於虛漠

不待宮室而安同歸其故則亦無親疏遠邇之殊而孝子慈孫居有室行有禮則推幽明之一致而出爲備之以反復致其事死如事生之心益推本立教體天道以治人故民莫不順於愛敬而化之速也

二端旣立報以二禮

二端謂氣魄之分鬼神之殊各有端委也立立其義也二禮卽下報氣報魄之禮所謂求諸陽求諸陰也

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

朝如字陟遙反見古莧反

朝事謂事尸於堂事在日之朝也羶膟膋之臭薌黍稷

之臭見與閒通雜也蕭光爇蕭爲火雜羶薌於蕭而爇之也報荅也氣集於虛而臭入虛而與之合故以報氣之散而爲神者反始謂陽爲物始也

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見閒本一字複出本文原作見後人誤閒字爲音釋誤連書之見古晏反閒字衍一

天子諸侯祭有稻粱等但言黍稷通上下言之也肝肺心三代所祭異首升首告全俠兩也甒周禮所謂大尊以盛醴者此通朝事及饋孰於室言之獻味也魄凝於實味合於體之實而後愉其甘苦故以報魄之散而爲鬼者方書有氣補陽味補陰之說其義亦通於此教民

相愛者愛柔主陰致味相養亦愛之事也

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上報氣者降之於天下報魄者升之於地也陰陽兩求

魂魄兼報各以類求而備用其情禮察乎天地而至矣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繇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

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敬恪其也發用之不吝也情誠實也從事謂耕藉養獸

親蠶之事有天下國家者粢盛犧牲衣服不患其不備

而君子反物之所自始從上古君親耕牧夫人親織之

事以盡情竭力而將其敬不敢取給於貢稅也如下文

所云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秦昔反齊卽夷反盛是征反

爲治也耕治之也藉藉田秉持也持耒柄也先古祖考也酪酸漿所以爲醴取之取藉田之粟以爲之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齊側皆反朝直遥反

養獸之官周禮之牧人歲時正月也朝謂臨視之毛純曰犧體充曰牷召牛納視而卜之在將祭三月前養養之充人養之滌潔芻牧禁淫泆也皮弁素積視朔之服視朔已不釋服而往急於敬也巡周而省視之致力謂不但任人必躬自竭力孝亦敬也互文見意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

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有于救反奉扶隴反種之隴反單都寒反卒子律反與以諸反）

公桑公家桑田近川以便浴蠶宫仞有三尺牆高丈一尺也外閉鑰在外棘牆外閉所以嚴內外之別以桑宫在郊故也大昕季春朔旦三宫夫人王三媵之長位視三公者世婦則諸侯妾之尤貴者也蠶事內命婦皆有事焉卜其貴者主其政爾蠶于者養之也桑于者采之也戾晾也蠶𧕿𧕿故風戾之單盡也盡三月而謂之歲

單者自一歲繅事之訖而言也世婦奉繭言諸侯天子
則三夫人獻於后則爲君服者繅不盡爲君服用問其
爲君服者乃受繅之也禮享勞世婦也繅抽繭出絲也
良日吉日盆淹也盆手以手淹於鑊湯而振出之但三
者覩王耕藉三推也布分也先王天子之祭先公諸侯
之祭也唯鬼神之德誠有而不妄故耕藉養牲親愼之
事必躬盡力以將其孝敬先王所爲深信而不敢忘有
以夫抑祭服乃子孫之所服非以薦之祖考而必盛必
處如此者感神之道以人爲主不自慢易而務容氣充
盈足以合漠異端唯不知此草衣木食凋耗其氣魄而

謂之爲齊疲擻衰羸且將與陰爲野土者爲類亦悪足
通神明而俾之居歆乎先王備物致飾之道大矣哉
右第十一章　此章極言鬼神祭祀之義蓋一篇之綱
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
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
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音見樂記

右第十二章　此蓋樂記之錯簡而重出者繫之於此篇文義無取文有小異傳者殊耳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養餘亮反

尊親者人生於父母受形而性即具焉所性之德全而天佑人助以有其尊榮則亦以全吾親生我之理而已弗辱者富貴不可以强致而道盡於己不媿於天不怍於人使吾之生理常伸要以不忝於所生也能養者所生之德仁愛爲至情之所通甘苦憂樂在親者皆我所愉而不容已於養也三者理之當然皆情之必然即性之固然反求諸人子之心咸其所不得不盡則三者一而已矣言大言次言下者自其事而言之爾讀者當以意通之勿重人爵而輕天性之愛也

右第十三章　自此以下十章皆言孝子之道其第二十二章則因孝而及弟蓋祭以愛敬爲本而孝弟者愛敬之實故曰孝子爲能饗親存沒之事一而已矣達於其義則凡祭祀之禮皆以飾文斯二者而爲天理人情之不容已無不著矣故第二十三章復申言孝子之祭以終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

公明儀曾子弟子或嘗受學於子張問者以孝道之難唯體驗而後知也

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

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與以諸反養餘亮反先蘇佃反

先意謂親意未動逆知其必然而豫爲之承志謂親志素有所在而未行己爲成之也諭與喻通諭於道者先意承志則父母之心不言而喻從容合宜無違於親卽無違於理也此蓋養志之事曾子自信以能養則旣無所歉矣特愼言之而自謙耳

右第十四章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

不敬乎陳直刃反

行謂見之於用也五者皆敬身之事敬身以敬親故無往而不盡其所當爲乃可以守身而事親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亨披庚反養餘亮反

羶肉薌穀也嘗者嘗其旨否薦獻饌也然猶而也行成而名立敬身之驗也

右第十五章

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餘亮反

衆猶言天下也本教謂王者明倫立教之本行見於事

也行不足以盡教之理而教必著於行故孝自養親始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卒子聿反敬敬親以及身也安順行而無强之謂卒亦終也遺與也敬不間於存沒則終身寡過而守身之道即此而備是成教於天下之效也

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强勇也五者皆心之德而唯孝子敬親以敬身則恆有父母生我之理於心而不昧故因所施而德立焉樂以

化民成俗刑以止惡鄉善皆教也而樂以導其心之和刑以正其心之悖先王盡孝以敬身而推以立教者皆自此而生也

右第十六章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夫防無反

置植也天地兩間也溥徧及也無朝夕者相引不絕終古而如一也孝者生理之不昧者也在人爲心在天爲理故天地之間四海之内古今之遥幽明上下治教政刑因革損益無非此理之著而已矣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放如字甫妄反俗讀分兩反者誤

放達也四海者中國之盡辭準均同也言凡在四海之內生而爲人則心理皆合無不知愛敬其親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引詩以結上二節之意言孝爲衆理之所基而人心之所同故以之立教而無不順也

右第十七章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斷都管反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頃俄頃步跬步也忘謂不恆持之於心是以行不謹而傷也自責深故憂不釋子春之言止此下則記者衍其意而廣之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心恆在於父母存沒無間不敢不敬其身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道大路徑從徑游徒涉也言先父母者見父母雖沒猶
必然也反謂人反以報之也徑游惡言過之小者猶恐
辱身羞親而必謹之則乘危徼幸汨利忘身而與物競
趨入於禽獸之行以自罹陷阱者愈可知矣人禽之異
全缺之分孝不孝之實皆於此別焉樂正子春受之曾
子以承夫子道統之傳誠身以立人道其以垂世立教
者至深切著明矣學者其可忽諸

右第二十一章　自第十三章以下皆雜引論孝之言
以終唯孝子爲能饗親之意顧其言之大者雖推及廣
遠而要皆因心以推體用一原之理非謂孝子之德必

恢張顯大立身揚名而承志色養之爲末也此章則尤切及於孝子用心之實以見敬身之道不舍孝弟而別爲一端則記者之示人約矣後世不察於孝經顯親之說乃以身名爲重敬養爲輕恣其汨沒名利之私心而藉顯親以爲口實乃至戕髮膚躬蹈行苟求富貴利達而自謂不獲於忠且盡其孝禽行猾人心滅其禍烈矣使察於此其能伸邪說以自蓋其惡而蠹蝕天下乎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貴寵任之尙尊禮之也臣能世祿曰富親同姓也遺略也長幼之序天之所顯四代帝王所不得而易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尙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朝直遙反弟持計反下同

同爵尙齒坐立之位也席使坐也俟待也達通也弟者人心之順德推而行之無所不通也

行句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辟婢義反

行謂行於道中肩少者之首當長者肩後錯鴈行隨躡後道廣則錯狹則隨也任所擔荷也老則子弟代負無

子弟則同井少者

居鄉以齒而老弱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老窮無子孫者不遺鄉黨尊而養之五百家爲州巷閭也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長丁丈反獀與蒐同

言古之道者周衰役民及老盡不然矣六十四井爲甸出車一乘徒七十二人田則竭作五十則免隆多也長五十以下長於其類者春田曰獀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什伍謂同什同伍之中自相齒也尚齒犒宴班序之先後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脩長也延及之意衆謂盡天下之人以義死之者吉凶皆不敢越犯少凌長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

之大教也食音嗣更古衡反大他蓋反精素告反養餘亮反朝直遙反

明堂天子大廟之堂西學小學先賢有道德先王所使教國子者教德教之尊有德者養躬祀事以孝養也五者天子脩之於上而諸侯或倣而行於其國或以脩其侯度皆以明人倫之大義而立教自貴者始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音義見上

教弟之禮與君父先師同其隆重則齒之尚可知已故又重言養老之禮以見其躬親敬愛之至而申結上文

弟道之達必自天子諸侯躬行於上而後民皆化之見立教之必有本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大他蓋反

四學周兼虞夏商之學而設之也齒者與同學之士進退問業以齒序先後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守舒救反竟居影反

見就其居而見之先見者諸侯雖久待必見百年者已乃受諸侯見也此二節申上文天子尚齒以教天下之意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

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弗敢過謂行者與相遇必位立以待其過不敢與之往來相摩也若在其後則不敢踰言鬪也君國君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先蘇佃反

族宗族也再命雖不齒於鄉三命雖不齒於族而鄉族有七十者行必隨坐必讓也大故大事也爵者謂爵尊於七十者也此二節中上文天子教弟則弟達於諸侯以及士庶之意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長丁丈反

薦進也進謀於君行之也本推本之也存在也所謂有父兄在也此承上文而推言之弟之爲道以遜讓爲主而人之傲長而不敬者皆生於攘善自伐之心輕侮老成謂不已若使明於讓善之旨則遜順行而弟教達矣

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爵以慶有德祿以賞有功成授而定之也此申明上本諸父母之義而言天子諸侯亦讓善於親不但士庶人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卷古本反知珍義反斷丁貫反

建參而立也陰陽者天地之用情謂老少變合以生吉凶之幾也上易易象下易太卜之官也上言筮下言龜者錯文互見之明達於事知通於理志謂所謀也人謀旣寧而必聽之卜筮以決之所謂讓善於天也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尊賢猶言讓賢此承上文讓善而言遜讓之教立而天下化之則風俗和美以綏上文彊不犯弱衆不暴寡之

意

右第二十二章　此章言弟道蓋孝弟同原而合德皆大順之理而敬愛之實饗親之本也兄弟翕而後父母順亦奚存沒之異哉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齊側皆反

將祭祀通未齊之前而言慮備也百事埽除滌溉之事孝子敬身以敬親無所不致其齊莊則臨祭之時自無苟略而尤爲加謹也

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

此謂始祭而卽位於阼之後也恐者怵惕不甯之貌合平日之誠用之於一日所接於神而盡其愛者須臾而已故懼愛之不違也

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

此謂薦俎豆奠爵之時也前此未與神接故愛敬但形於顏色奠則承事以接神故發於容貌溫柔緩也詘卑俯也語焉而未之者瞻仰几筵之上如含意欲與神語而未發也

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宿戒也宿者謂尸也尸必宿戒之故謂之宿者立立於

所待送尸也靜閑默貌正凝神戀慕也如將弗見者髣髴憂疑之意

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

陶陶鬱懣貌遂遂欲弗遽已之貌如將復入者愛敬有餘之意

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愨誠也善柔靜也不違合也心之愨善充滿洋溢必著於貌內合外也耳目瞻聽之容也收視斂聽內顧其所存念外合內也內外交一而併用之所祭者則思慮不

違親也術路也省得其理也聲色容貌耳目皆載心以分注之各效其官以盡其愛敬之理也

右第二十三章　此章狀孝子承祭之容深微曲至蓋必深愛至敬根極性情者而後能然非一晨一夕之敬所可幾也於以發明惟孝子爲能饗親之義尤爲深切著明矣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宗廟社稷皆在公宮之內社稷地祇也地道尙右宗廟人鬼也人道吉禮尙左各得其尊也在宮內者宗廟之親不忍遠之地道親而不尊亦以近爲敬非若天道之

不敢親而必祭於郊明乎此則後世北郊之誣益可見矣社稷在右而東鄉主祭者南面阼階在北也宗廟則太祖之廟西鄉爲尊餘以昭穆爲南北

右第二十四章　此篇皆言孝子之祭親此章以記宗廟之位故附見焉

禮記章句卷二十四終